蜀山劍俠傳/1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七回　疾老成 僬人初竊位　拯生靈 俠女再除妖

下一回▶

原來這些小人也是大人國種，退化到此，難怪他們形態面目，居處服裝，都與常人一般無二。怎麼幾千年來，不見於傳載呢？雲鳳見小王夫妻進宮未出，暗忖：「這裏既然歷國久遠，代有聖明，語言因爲歧舌所限，文字當不會沒有。況且耕織佃漁之具，和他本族痛史，俱從載籍中查出，想必不會沒書。」便問駝女：「小人國書史冊，當有掌管收藏之人，可能取來一視？」駝女嘆口氣道：「說起來真是可憐可恨！他們舊日文字書籍，也和我們中原上邦一般，浩如煙海。祇爲亡國的前一兩世，一班在朝在野的渾蟲祇知標新立異，以傳浮名，把固有幾千年傳流的邦家精粹，看得一文不值。流弊所及，由數典忘祖，變而爲認賊作父。幾千年立國的基礎，由此根本動搖，致於顛覆，而別人的致強之道，並未學到分毫。起先專學人家皮毛，以通自己語言文字爲恥，漸漸不識本來面目，鬧得本國人不說本國話，國還未亡，語言文字先亡。後來索性嫌它討厭無用，將所有書籍文字一火而焚。縱然有一些沒有燒盡的，如我們魯壁藏書之類，可是當國亡家破、逃難入山之際，誰還想得起這些東西？就是寒俄老王所見幾本遺民記載，內中說到本族以往光榮事蹟，以及耕織漁獵諸般器物，一則半出臆度，語焉弗詳；二則面目全非，已不似他們舊日的文字，而且星星點點，也不能據以立言教化。此時又忙於求生，與鳥獸天災相抗，實無餘暇再去謀求。日子一久，從此亦無人能識，便是他們的語言也變得不大相同。斐斐載籍，總共纔十餘本，如今尚存在小王宮中，當做前朝遺物看待。這十多年來，從沒見他們取閱過。他們自己人尚且不解，何況外人。少時宴後取來，大仙如能曉

諭他們，更要感激不盡呢。至於適纔所說數千年前盛朝軼事，小女子未來此時，也曾讀過幾年書，遠稽往古，近察當世，九州萬國之中，並不曾聽說有這麼一個亡了的大國。他們又是歷代老人用口傳述，無可參考，實難令人相信。也許他們不過是古稱僬僥之國，說不定是前朝好說誑的人編造出來的吧？可是他們每年幾個祭節，又那般隆重壯烈，深入人心；而且除人體大小外，一切衣食起居，無不與我們大致相同，看去又似真有其事，疑團至今未釋。大仙從天上來，當能前知，看能明示一二麼？」

雲鳳聞言，笑道：「我雖在仙人門下，學道日子無多，除身有仙傳法寶、略知劍術外，別的知識，還不是和你一樣？不特這種小人尚是初見，連說也未聽人說到過。我想所傳文王八尺，湯交九尺，大概古人稟賦至厚，所以軀幹要長大些。後世人心日壞，嗜慾日多，人身本來脆弱，長一輩的受了侵奪剝削，自然遺毒子孫，一代一代傳將下去，年代一久，自然人種便日趨矮小，不過當時不顯罷了。他們本是萬千年古國，語言文字又絕了種，所以後世無從稽考。我們從黃帝算到如今，也祇幾千年光景。現在的人體，已逐漸比古人小，照目前風俗人情看下去，再過相當年代，焉知不是後車之續呢？他們立國，還要古遠，算起來，也並非不在情理之中。且等我異日回山，見了仙祖，問明白他們來歷劫運，如能有所助力，我必再來，那時自見分曉。」駝女聞言大喜。

正談說間，臺側樂聲起處，六角宮牆上九座宮門同時開放。旁邊八座門內先走出一對羽衣花冠的童男女，各執幡幢儀仗之類。這些童男女身高不及二尺，俱是一般高矮，個個秀髮披肩，容顏韶秀。那各種儀仗的頭上，都雕有一個鳥獸的頭。口中含着一小片點燃的木香，香味和初入門時小人手中所持的相似，氤氳裊繞，清馨馥郁，聞之神爽。雲鳳方要問駝女這種木香採自何處，小王已率二妃恭迎出來，躬身肅客，三揖退去。駝女閔湘娃便改向前面引導，雲鳳跟着進門，小王夫妻率八對童男女在後。雲鳳入宮一看，在大人眼裏，宮廷廣纔數丈，並不算大。可是畫棟雕樑，丹壁繡柱，都工細已極；再加上陳設精緻，物事玲瓏，處處頗顯得富麗靈巧之至。這時盛筵業已擺好，共設了五個座位。當中一座歸雲鳳坐，像個平時王位，比較高大；兩旁四個六角雕花的木墩，高纔尺許，上首坐小王、駝女，下首坐兩個王妃。入席之前，小王、二妃向中座三拜三揖，主客就位，樂聲便起。菜已預先擺好。所用杯箸，比常人所用，倒小不了許多。杯子都是貝殼做的。菜餚有十八味，大中小各六味。大菜用小鼎，中菜用木製的盒，小菜用貝殼製成的盤盂，俱是六角形式。多半俱是冷食，除豬羊兩樣外，葷的俱是山禽野獸的醃肉，素的俱是野菜、黃精、奇花、異果之類，五顏六色，配搭勻稱，看去甚是鮮豔。因是岩鹽所製，味道極好。飯食是黃精的粉和山芋、山麥製成的六角方饃。雲鳳多日不曾肉食，喫得頗爲香甜。喫到差不多時，隨侍女童纔捧上一大葫蘆酒來，顏色碧綠而清，色香味

俱臻絕頂。駝女說是用山中幾十百種異花和果子製成。雲鳳連聲讚美。小王又殷勤勸飲，酒到杯空，不覺一大葫蘆酒飲去了一半。有了醉意，纔行終席。

小王夫妻和駝女恭請雲鳳往別處安置，仍由持儀仗的童男女焚香後隨。由一片綠竹編成的屏風轉將過去，面前便現出一座半畝方圓的院落。當中一排五間房舍，乃小王夫妻的寢宮。兩旁臺階上也各有一排房舍。駝女便領雲鳳向左邊這一排房子走去。昇階入室，裏面也甚明潔，牆上掛着弓刀，地上鋪着竹蓆，小几矮榻，尚可容身。小王夫妻躬身道了安置，說要午朝與臣民會商大事，便自退去。

雲鳳也到了做功課的時候，因想詢問小人國中許多事蹟，便對駝女說了，留她一旁少候，徑自調息入定。做完功課醒來，見駝女不知何時走去，祇門外侍立着兩個童子：一個頭頂一六角木盤清水，手持盥具；一個捧着一大葫蘆酒。身後腳旁卻伏跪着相從回山的沙沙、咪咪二人，手持弓刀，狀若戒備。見雲鳳睜開眼睛，先過來叩拜之後，口裏「嚶嚶」兩聲。門側持着盥具、葫蘆的兩小人躬身走進，到了雲鳳面前，將盥具和葫蘆高舉過頂，跪在地上。雲鳳比着手勢將四小喚起。聞着葫蘆酒香，剛接過手，便覺沙、咪二人在扯自己衣襟，也未介意。徑摘下上面掛着的介杯，倒出來一看，酒色殷紅，入口香腴，比起適纔筵間所飲，還要醇厚得多。雲鳳原有酒量，因酒味特佳，越喝越愛，不由又飲了幾杯。正欲再飲，忽覺又有人在扯自己衣角，低頭一看，正是沙沙，滿臉帶着驚懼之容，眼睛不住流轉，意似有所顧忌，不敢出口。捧葫蘆、盥具的兩小卻是面有喜容。雲鳳猛地靈機一動，心想：「小人全族奉自己若天神，既命駝女在此陪侍，如無特殊之事，怎會久離不歸？這等小人，到底非我族類。適聽駝女說，沙、咪二人因聞自己要將他們攜上仙山，喜出望外。赴宴時，不知他二人何往，此時伏在自己身側，手中卻帶着弓刀，大有護衛之意。看他們臉上神情，與這執役小人迥異，又用手連扯自己衣角，莫非酒中有了毛病？」剛一想到這裏，漸覺頭腦有些昏沉，神倦欲眠。照平日和小王宴上所飲的酒量相比，並不算多，何以醉得這般奇怪？便把酒葫蘆往地上一擲，正欲喝問，忽然身子一軟，竟要往榻上倒去。知道不妙，忙運真氣將神一提。猛聽「呀」的一聲慘叫，兩眼迷糊中，見一點寒星從身側飛出，面前執役兩小已倒了一個。另一個正要逃跑，沙、咪二人早飛身縱起，將他按倒擒住。雲鳳靈明未失，眼睛也能強睜，祇是四肢綿軟，真氣一時提不上來。情知事有變故，方在焦急無計，沙、咪二人已慌不迭地走向身旁，徑將雲鳳腰間革囊解開，將昨晚所得的那枚大枇杷取出，爭先恐後上榻扶着雲鳳，將枇杷外皮撕破，塞向雲鳳口邊。

雲鳳心中明白，正覺那毒酒被自己一提真氣，發作更快，互相交戰，口渴欲焚。見沙、

咪二人如此做法，暗忖：「莫非異果能夠解毒消酒麼？」忙張口時，偏又口噤難開。眼看沙、咪二人滿面俱是淚痕，心中着急，不顧周身火熱，奮力運氣，將口一張，一下咬了一滿口。立覺滿頰清涼，汁水嚥到肚裏，心中便爽快了許多。接着又喫了兩口，已不似先時費力難受。等到喫完再喫第二枚時，手足已能轉動，襟前汁水淋漓一片。再看沙、咪二人，已是破涕爲笑。等到第二枚枇杷喫完，雖然頭腦還有些昏脹，身子已差不多復原了。身方立起，沙、咪二人歡笑着跑上前去，將地上躺着的服役兩小一刀一個，全行刺死。咪咪拉着雲鳳的手，去取身旁寶劍。沙沙便將身偏俯，學駝女走路神氣，再做出被人禁閉之狀，然後上前拉了雲鳳的手，往外就走。雲鳳恍然大悟。祇不知小王那般虔誠厚待，怎會頃刻之間，變成惡意？好生不解。兩個言語不通，無法詢問，比手勢費時費事。看沙沙、咪咪神色惶悚，彷彿事在緊急，地下又殺死了兩個。雖然自信憑着自身本領和法寶足能對付羣小，畢竟身居重地，不知對方使的是甚奸謀，總是從速了結纔好。

當下隨着沙、咪二人出室一看，除那死去的兩小外，更無一人防守。三面宮室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聽一毫聲息。小王既然對自己要下毒手，何以祇派兩個進毒酒的，還把沙、咪二人也放了進來？心中正自奇怪，沙、咪二人已一路比着手勢，領着自己，往外走去。雲鳳也不管他們，且看到了那裏，見着駝女再作計較。一連跟着穿過兩處宮院，都未遇一人。最後走到宮側一個小門，纔看見門內羣小喧譁之聲。沙沙回身擺手，雲鳳會意，把腳步放輕。縱身入門一看，門中也是一座小院落，兩間上房，高約丈許。鞭撻呼叱，與駝女怒罵之聲混成一片。沙、咪二人將手往室中一指，徑自避開。雲鳳走近門側，纔一探頭，便見室中站定一個小人，衣飾打扮，俱與小王相同，卻不是小王本人。地下綁着駝女閔湘娃和小王的次妃，周圍站着數十個短衣赤臂、腰懸弓刀、手持荊條和帶着小刺長鞭的小人武士。這些武士正在行刑，拷打駝女。那王妃本來眉目如畫，這時上身衣服全被剝去，已被打得雪膚凝紫，菽乳泛青，玉容無主，痛暈過去。那駝女一任羣小用荊條毒打，卻是滿臉忿怒，戟指怒罵不絕。那爲首身着王服的小人面帶奸狡，手執皮鞭，繞室緩步，不時揮鞭向駝女身上打去，狀頗焦急。

雲鳳雖不明個中原委，駝女和自己究竟是同種的人類，一見她受羣小如此荼毒，早按捺不住，一聲大喝，拔劍奮身闖入。爲首小人正回過身來，一見雲鳳來到，大喫一驚，口裏一聲怪叫，身子早慌不迭地往側室中退去。其餘羣小，俱知雲鳳是手誅千蛇、來自天上的大神仙，哪裏還敢交手，登時一陣大亂，紛紛相隨往側室逃竄。有的竟嚇得暈倒地上，動轉不得。雲鳳也不管他們，走向駝女身前，用劍將綁索割斷，放起身來。駝女先時自分難以活命，祇盼仙人不曾中毒，沙、咪二人不變心叛王，還有一線生機。一見雲鳳果然平安到來，不由悲喜交集，不顧說話，先過去將王妃解綁扶起。雲鳳見她痛苦喫

力，連忙過去相助。駝女顫顫巍巍，指着側室說道：「這裏出了叛逆。小王藏身地底密室，正在設法求援，我和王妃抵死不說，未被賊子發現。小女子受傷難行。如今外層洞內，羣賊正在劫殺臣民，賊首便是適纔逃去的那廝。小女子救了王妃，便去與小王送信。請大仙帶沙沙、咪咪二人出去平亂。那叛黨，多半是受了凶逆挾持，並非出於本願，望乞大仙手下留情，祇將逆首擒住。等小女子到來，再行稟明經過。」這時沙、咪二人見雲鳳嚇退逆黨，早跟了進來。地上嚇倒的小人，因雲鳳沒有動手傷害，一個個都溜起來，往側室中的間道逃了出去。僅有兩個行刑的黨羽逃慢了一些，喫沙、咪二人一人斫了他一刀，負傷逃走。雲鳳等駝女說完便道：「你身上受傷，我去之後，不怕逆黨再來侵害麼？」駝女忙道：「他們懼怕大仙，知道未被毒酒醉倒，愈發畏懼。小女子深知他們習性，決不敢再來了。」說罷，又連連叩頭，催雲鳳速去。雲鳳依言命沙、咪二人帶路，這次徑由側室出去，裏面兩扇小門，已被逃人由外關閉甚固。沙沙比劃說有辦法，正要繞出去開，雲鳳已用劍朝門縫中斫去，跟着一腳踢開，乃是一條甬道，高纔通人。沙沙比劃說左面通着王宮，右面通着外洞。

雲鳳便率二人直奔外洞，盡頭處，也有小門緊閉，破門出去，乃是適纔石臺的後面。耳聽羣小喊殺之聲匯成一片。轉到前面一看，洞中臣民業已聞聲齊集，人數何止數千，正在臺下與逆黨交戰，不令逃走，祇是不見那爲首叛逆一人。雲鳳大喝一聲，羣小回顧，見仙人出來，歡呼之聲鬨然爆發，震撼全洞。那些叛黨知難逃走，嚇得紛紛擲了弓刀，伏地哀鳴。沙、咪二人跳上石臺高處，朝衆小高聲指說。雲鳳言語不通，料是向臣民說明經過。再看叛逆那一面也不下千人，自沙、咪二人一說，便被王黨臣民收了他們的弓刀，逼向臺側空處，分出多人，持兵看守。雲鳳對這些叛黨，也不知怎樣處治。正向小人羣中尋覓逆首蹤跡，咪咪走過來連說帶比，意思似說逆首一見仙人無恙，奸謀敗露，業已逃走，無法再去擒捉，須等駝女到來，再作商量的神氣。便不再搜尋，徑在石臺闌干上坐下，看羣小神情，彷彿兒戲。暗忖：「世間的殺伐徵逐，治亂興衰，迭爲消長，無非爲了雞蟲得失，不惜箕豆相煎，到頭來獲得些甚麼？不想這彈丸小邦，僬僥細民，也是如此。以彼例此，看起來，還不是和這些小人兒戲一般，真是好笑。」正在沉思，駝女已領着小王、王妃穿着一身黑服，哭喪着臉，幾名護衛攙着受傷次妃，奔了出來。先向臺前臣民哭訴，意似自責；然後回身，朝着雲鳳跪拜。

駝女述說了經過，纔知小王原是弟兄二人，小王雖然居長，卻是老王次妃所生。老王人甚英明，看小王文武兼備，賢能仁厚，自幼鍾愛，立爲太子。不久正妃生子，取名鴉利。有兼人之勇，十幾歲上，便能力舉百斤，縱躍于高崖峻坂之間。祇是性情乖戾，貪殘好殺。老王極不喜他，臨終之時，面諭小王和駝女：次子不才，不特不可使當大事，還要

嚴加管束；如若犯了大過，更須按着國法公判，不許姑息。老王死後，鴉利年漸長大，愈發橫恣，乃母正妃因之憂鬱而死。鴉利索性嘯聚黨徒，肆意橫行。小王天性友愛，既不忍置之於死，又恐養成大變，想來想去無法，祇得命他去至白虎峪，統率流人，以免留在洞中爲患。那白虎峪在山陰一面，相隔舊王洞三百餘里，地極荒寒，可是出產甚多。小人洞中犯罪的臣民，祇有兩種處治：重罪由小王當衆宣示完了罪狀，如無異議，若有甚大功善行，可以折抵，便即賜毒賜刀，令犯罪的人自裁，算是死刑；其次是流放到白虎峪去，年限不等，由他們每日耕織打獵，月納貢物，滿了年限，始許自請寬恕，改過回洞。照例有一個王族的官，率領監督。小人法簡而公，並且極愛同類，犯了罪，多半用的是鞭打之刑。這些流人，差不多都是小人中的敗類，害羣之馬。小王原意，統率流人的官兒，非有智有力不可。鴉利去了，必能勝任，縱然處治這些流人難免太過，也是各有應得，豈非以暴制暴，一舉兩全？

誰知鴉利詭計多端，久有謀篡王位之志，聞命正合心意。到任以後，竟和流人沆瀣一氣。流人對小王本來難免怨望，再加鴉利常年蠱惑，暴力與小惠並用，不久都成了他的死黨。他知歷代王朝都得民心，尤以小王爲最。一旦有事，全洞臣民俱能捨生赴義，決無反顧。篡位爲千年來的創舉，定非容易。流人雖經自己教練，又加上山陰天時地利的鍛煉，個個筋骨堅強，武勇過人，畢竟人數太少，成不得事。於是借了朝王納貢之便，勾結舊日洞中死黨，命他們暗以利祿招納同類，故意犯了該流放的國法，等發遣到了山陰，便成了他的死黨。縱有幾個半途悔悟，想要退出，或是逃歸的，經不起他的防禦周密，捉回去便受盡荼毒，碎體裂膚而死。這一敲山震虎，羣流愈發畏如鬼神，不敢絲毫違命，再作自拔之想。三五年後，竟招聚了上千的徒黨。

小王命他去時，駝女原再三攔阻，說此行無異放虎歸山，使其同惡相濟。既不忍按國法處治，也應嚴加管束，令其閒散終身纔是。小王終因骨肉情重，違衆行事。後來見洞中臣民犯罪日多，流人更沒有一個悔過求歸的。因有毒蛇之變，遷洞以後，駝女不在身側，雖然啓疑焦思，無人爲之劃策，鴉利又做得異常嚴密，禍在肘腋，還未覺察。鴉利本心，最好等駝女和那數百忠勇之士在舊王洞內爲毒蛇害死，方行下手，要省事得多。所以時常派遣不怕死的心腹，冒着危險，往舊王洞左近潛伏，打探駝女除蛇消息。

這日正當朝貢之期，行至中途，遇見去人歸報，得着雲鳳在雲中失足、巧誅羣蛇的消息。知道駝女起初是無暇及此，毒蛇一去必然回洞，不特小王又有了好幫手，自己諸事掣肘，奸謀難免還要敗露，不由着起急來。與手下逆黨一商議，決計乘駝女初回無備，提早發難。一面命人飛召白虎峪全數逆黨趕到王洞外面，聽候調遣；自己仍借朝貢爲名，相機

行事。剛達王洞，又聽人說，金果林來了一個妖物，小王帶領千餘兵將，前去驅除。心想：「這倒是個好機會。如果小王爲妖物所傷，豈不坐享現成？否則便乘朝賀之便，率領死士入宮，先將他拘禁挾持起來，等過些日，勒逼他禪了位，再行處死。」暗中部署方定，小王前驅歸報，說昨晚盜御果的並非妖物，就是手誅千蛇的神仙，經駝女趕回認明，受了小王和駝女拜求，已允來王洞暫住，後日便去雪山，爲全洞除害等語。鴉利一聽，愈發又驚又急。偏巧又有洞中兩個逆黨向他告密，說小王近來對他十分疑忌，便是駝女不歸，也難相容。此次來朝如不早定大計，先發制人，無異送死。鴉利還在疑信參半，一會兒小王便已先回，吩咐全體臣民用隆禮歡迎神仙。鴉利上前朝拜，小王急匆匆地並未怎樣答理，迥異平時見面那等友愛神氣。更以爲逆黨之言不差，暗中咬牙切齒，謀逆之心更急。

小王宴請雲鳳時，白虎峪逆黨也都趕達洞外。鴉利想了想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趁着仙人與小王還未廝熟，不知洞中實情之時，來個偷天換日，拼個成敗。等小王宴罷，徑直入見，說白虎峪上千流民，經自己數年間宣示王朝德意，恩威並用，業俱翻然改悔，不特化莠爲良，而且練成了勁旅。因想使兄王喜歡，所以一直沒命他們上書悔過，零散來歸。今乘朝貢之期，全數來此投效，擬以死力效忠王朝。等三日後，親率他們，去往雪山，與妖人決一死戰。不想到此，方知天降神仙，已經應允爲王除害。雖是天降洪福，祇是這些流人至誠，不宜辜負，擬請兄王特乘盛典，召入內廷朝覲，使其自陳前非，洗心革面，爲王效死。這一套花言巧語，果然將小王打動。平日會見臣民，都在外層洞中石臺之上，除非骨肉宗親、軍國重臣，或是特降殊恩，不得輕入內洞。小王因全洞臣民，連有職務散處在洞外的不過萬數。這幾年犯罪日多，流徙在山陰白虎峪去的竟逾千人，常時想起，不免內疚。忽然聽說全數悔過來投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立時傳命，吩咐守洞將士放羣流入洞，由鴉利率領，直入內廷朝見。鴉利奸謀得售，自是心喜而去。

此時駝女隨侍雲鳳，不在前面，無人勸阻，小王一些也沒有覺察奸謀。次妃人最賢能機警，深知鴉利狼子野心，言不可信。又見他說話時眼光不定，滿臉奸狡之容，甚覺可疑，祇是當時不便陳說。鴉利一走，便請小王改在外洞相見，以防有詐。小王不肯，說本朝近千年來，從無一個敢爲叛逆，而且深受全民愛戴，洞中臣民將要近萬，他祇有千餘流人，除非至愚，即使有心作亂，決無能成之理，也決無如此膽大妄爲之人。自己爲全洞元首，言出必行，豈能隨便更易，使流人灰心，以爲不信？正妃聽次妃一諫，也覺其中有詐，幫同力勸，即使不便更改，也應多召護衛之士，以備萬一。小王仍是不肯。二妃無法，祇得力請小王，就在原坐之處召見，命流人分班入內，不要因其人多，出廷相見。小王強不過兩個愛妃，祇得答應了。原來小人最懼外患，洞宮室內俱製造有隱祕暗道，

恐一旦有變，立時可以逃走藏匿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便聽羣流進洞，譁噪之聲甚是嘈雜，全不似往日臣民覲見敬肅之象。小王夫妻剛一皺眉頭，便聽內洞石門關閉之聲。小王方始動疑，正要起立出問，正妃素來力大，忙一把將小王拉住道：「鴉利素來悖謬，先王早有遺命，王雖神勇，應以宗社臣民爲念，萬不可以身試驗，且看次妃宣諭之後，相機應付爲是。」這時小王原因鴉利初回，打算先見了他，再往外洞石臺，補行晨間朝會。平時除了集羣外出遊獵，或是遇見甚麼王朝要政盛典，纔有儀仗音樂。像適纔迎仙之類，洞中燕居朝會，祇是有八名輪值的侍衛，本就不多。這時身在內廷，僅有幾個隨侍的宮女。執戈衛士，祇沙沙、咪咪二人，還是因爲仙人垂青，不久就攜帶同行，適纔宴會時，在外待命，小王又有事問他們，纔召在身側沒有退去的。二妃俱都會武，一旦覺出情形不對，正妃攔阻小王出外，次妃早率沙、咪二人奔向門外。一眼看到鴉利和上千流人俱都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閉了二門，蜂擁而來，益知狼已入室。外面雖有許多忠勇臣民，宮廷阻隔，消息難通，也是枉然。剛高聲大喝道：「我有王命，爾等去了弓刀，由王弟率領，分班入見。」言還未了，鴉利早喝一聲：「將她綁了！」沙沙有個兄長，名叫利利，也是叛衆之一，甚是武勇。以前曾充過廷衛，與咪咪交好。因罪被流山陰，頗得鴉利寵愛。見沙、咪二人站在次妃身側同出，意欲救他們，便乘擒捉次妃之際，搶步上前，丟了一個眼色與沙、咪二人，大喝道：「王弟親率山陰全數臣民來即王位，宮外要口俱已佔領，臣民已降伏，你二人還不急速過來投降，同享富貴麼？」這時次妃正拿防身佩刀，攔門一站，準備與逆黨拼死。一面用手向後連揮，示意正妃保住小王，速出室中暗遁逃走。衆逆黨正喊殺上前，沙、咪二人也將弓刀舉起，待要效忠王室，一聞利利之言，又見賊勢甚盛，暗忖：「徒死無益，何不假裝投降，乘機混到鴉利身旁，將他刺死，豈不是奇功一件？」想到這裏，頓生急智，雙雙不約而同，將弓刀高舉過頂，跑入逆黨陣中。利利忙將二人接住，吩咐站在一旁稍候。

次妃寡不敵衆，不多一會兒，便被逆黨擄去，擁入內廷一看，小王、正妃俱都不知去向。鴉利忙問次妃，次妃祇是戟指怒罵，不肯說出。再喚沙、咪二人來問，沙、咪二人答是小王降旨以後，正妃看出王弟有詐，早勸着小王一同往後走去，當時不許人跟，祇命次妃在室外觀察動靜，執意延宕，以作緩兵之計，看神氣也許到新來仙人那裏去了。當初駝女爲小王祕製全洞機括暗道時，除全體臣民避外患的幾個所在，凡是宮裏頭的，都留了一番心，沒讓鴉利知道，早防萬一生變，身在遠處，不能兼顧。鴉利聞言，心中並未疑及室中另有出路。因提起仙人，想起駝女還在那裏，此人如不迫其歸順，縱把小王擒住，也不能濟事。

當下使命衆逆黨將次妃押往僻靜之處，少時拷問。又命人將內廷門戶緊閉，不許人進。自己匆匆帶了利利等幾個主要心腹，奔往內廷偏殿。探頭一看，仙人正在閉目打坐，身後面寶劍隱隱放光，懾於傳言，不敢妄動。悄悄站在門外，比手勢將駝女引到院中，說是小王相召。駝女說：「仙人有諭，不能擅離，請轉陳小王，少時自去。」言還未了，鴉利舉手一個暗號，羣小已一擁上前，將駝女扳倒，口裏塞了東西，連聲也未容出，便被捆起。餘下兩名執役少女，也被引出擒走。鴉利又看了看，仙人仍是端坐不覺，心喜未被覺察，祇要駝女一歸順，必可成功。知道駝女居室最是僻靜，又有許多出路和甬道可通內外，有事時呼應靈便。便命人一面大搜宮中，緊守各處出口，以防小王逃出來救。一面將駝女、次妃一同押往駝女居室，先將駝女按坐在榻上，倒地便拜。說自己是先王嫡室所生，本該繼承王位，誰知先王次妃進讒，庶兄嗣立以後，不念手足親情，屢對自己屈辱，又貶往山陰荒寒之區，歲責朝貢，已歷數年，與流人無異。並且濫施刑罰，罪及無辜，不殺即流，近年罪人之多，歷代所無。今得羣流擁戴，臣民歸心，意欲廢昏立明。誰知發難之際，偏值仙人到來。雖然雪山除妖，爲國之福，但是她得前王先見，頃刻易主，難免生疑，如有阻滯，無人能敵。你能解得仙語，如果投順相助，擒到小王，再對仙人去說：前王現因犯了國法，自己閉宮悔過，要幾個月不見賓客，洞中臣民現已交由王弟代爲執掌。祇瞞過幾天，等她除妖後自去，然後對臣民宣示，說是毒蛇與雪山妖人，俱是先王不德所致。今者天降大神，代爲除去，並有天帝仙旨，廢王而立自己。事成之後，不但永遠尊爲國之上賓，凡有所欲，無不惟命。

駝女蒙老王救命優禮之恩，又受託孤之重，自然不從，先曉以忠孝大義，繼以大罵。鴉利大怒，便改了主意，打算勒逼小王。又恐仙人打坐回醒，不見駝女，身邊無人與她支吾，諸多不利。當下一發狠心，聽小王說仙人好酒，反正駝女不降，仙人不爲己用，能將她醉死更好。否則洞中藥酒，自己曾經用猴子來試過，祇灌下點滴，一會兒便昏沉醉倒，身輕如綿，要十天半月，方能醒轉，有一次竟是死去。仙人酒量雖勝過常人千倍，一大葫蘆酒，最不濟總得醉臥三日。那時再看情勢如何，好便留她，不好連她一起害死。那仙人不過生得長大多力，來時也是步行，還不如雪山妖人能駕風雲來往，弄巧還許是和駝女同種的大人，害死她也未必會出甚變故。主意打定，一面佈置逆黨，出前洞去劫殺重臣；一面派了兩名心腹，將一大葫蘆用毒草千日紅製成的藥酒，裝作侍役，前往內宮偏殿，等仙人醒來，進了上去。跟着自己再拷打駝女、王妃，追問小王、正妃的下落。

派遣之際，逆黨中的利利見事成在即，急於想令沙、咪二人建功，便對鴉利說，仙人言語不通，醒來見駝女不在，祇是有兩個面生之人，難免生疑。仙人頗喜沙、咪二人，曾欲攜帶回山，可命他二人同往，勸她飲用，並力保其無他。正說之間，駝女早見沙、咪

二人雖然從賊，站在羣逆身後眼望自己，甚是惶急，幾次互相按刀，大有刺賊之意，知二人平時忠義，投降必有深心。此時局勢，祇要仙人一到，立刻撥亂反正，正巴不得有人與雲鳳通個消息。一聞利利之言，偷偷先朝沙、咪二人使了個眼色，然後指定他二人大罵。沙、咪二人會意，也報了幾句惡聲，裝作氣忿，上前跪稟，要求鴉利拷打駝女。鴉利本信利利之言，再見二人做作，愈發放心，不特命他二人隨往，還賜了兩人一把毒刀、三支毒箭，準其與隨去心腹，便宜行事。

四人到了偏殿，又等了一會兒，好容易等到雲鳳醒轉。沙、咪二人因同去二人乃鴉利手下第一等勇士，萬非敵手，自己和仙人言語不通，惟恐壞事。見雲鳳已端酒欲飲，祇偷偷扯了一下衣角。雲鳳竟未理會，酒已喝了下去。二人知此酒點滴必醉，一見雲鳳並未醉倒，哪知事前喫了異果之功，還以爲仙人不怕此酒，心中大喜。祇顧籌思，如何能使雲鳳知道那來的二人是叛逆，雲鳳已連飲了好多杯。沙沙猛一擡頭，見雲鳳雖然不曾醉倒，玉靨已是通紅，與常人醉倒之前無異，這纔大驚，二次又用手連扯雲鳳衣角示警。雲鳳剛在生疑，人已昏沉欲眠。同時兩名逆黨也自看破，望他二人冷笑。二人知道危機頃刻，雲鳳不醉還可，祇一醉倒，自己首先沒命。一時情急，互相以目示意，乘二逆注視仙人得意洋洋之際，猛地張弓，照準捧藥酒的一個當胸就是一箭，一逆應聲而倒。另一個持盥具的雖然武勇，手裏拿着東西，見同伴受傷倒地，並加仙人在前，到底有些畏懼，急切間還沒拔出刀來，沙、咪二人已同時縱出一齊動手，將他擒住綁起。回看仙人，雖未醉死，已是口噤身軟，不能言動。二人知道殺了兩個逆黨，仙人萬一醉倒，再被鴉利手下看見，必遭暗殺。張皇無計中，猛想起早晨隨仙人入洞時，曾見她囊內藏了兩枚金果，現在中了酒毒，看去本人已不能動，何不代她取出一試？

原來雲鳳昨晚所採的大枇杷，乃小人王室禁果。每隔三年，方一成熟，比起尋常枇杷，大出十倍。不特明目生精，輕身益氣，而且專解百毒，尤其是解那毒酒的聖藥。祇是此果僅有一株，結實不多，又不能貯藏，每當樹頭採果之時，小人傾洞而出，視爲盛典。當日由當王的採了頭一枚，朝天供完列祖列宗之後，然後同享。因爲數目太少，多時總共不過百十個，除王室尊貴和秉政有功之臣、國賓駝女等十來個人，各得分啖一枚半枚外，餘者用一個絕大的石缸貯了清泉，將果連皮一齊搗成漿，和入水內，分給全體臣民同飲。這些小人個個目明身輕，得此果之益不少。雲鳳來時，偏值此果三年成熟之期，否則持久藥性發作，任是平時練過仙家內功，服過靈藥，也須醉死多日，始能醒轉了。

沙、咪二人深知此果功用，一經想到，便慌不迭地，居然將那枚大枇杷找將出來，強塞在雲鳳嘴裏，解救復原。又一同尋到駝女，她和次妃已被鴉利毒打得遍身傷痕。駝女請

雲鳳往外洞平亂，自己將次妃扶起，忍痛挨向側室，一按壁上機括，一陣隆隆之聲，一塊五尺見方的大石便倒翻下來，現出下面臺階。地下原有天生石洞，又經駝女相度形勢，安上機括，使其與各處相通，並有專人看守。走入暗道不遠，便見一個衛士跑來，纔知適纔變起，小王還要親出宣示。正妃見次妃連連擺手示意，逆黨聲勢囂張，知道出必無幸，連忙諫止，強拉小王潛入暗道。地底看守的衛士因爲成年無事，還是以前駝女再三勸說，纔設了四名，按時輪值。小王尋了好遠，纔尋着人。先命一個從密徑抄向前面，告知全洞臣民，入宮平亂。去了一會兒，猛想起駝女隨侍仙人，現在後宮偏殿，不知是否得着叛衆信息，如得爲助，豈不立時可以無事？便命一個衛士速往送信。那地底廣闊，與上層石洞相差無幾。那衛士新補不久，本來生疏，路途又多而曲折，未免更耽延了些時候。及至尋到地頭，上去一看，地上死着兩人，仙人和駝女俱不知去向，祇得回報。小王又命他往駝女室中探視，中途相遇，助駝女扶了次妃，見着小王，說起仙人，已得信前去平亂。小王又驚又喜，知道仙人一出，鴉利死難不免。雖然骨肉情重，這顛覆宗室之罪，照國中刑典，決說不出寬赦的話。心中祇盼鴉利能見機逃去纔好。匆匆同駝女、二妃走向前洞。

先時外洞臣民因鴉利率了上千流民，奉召入宮，半晌不見出來，又見內廷洞門緊閉，早就起了疑心。內中有幾個謀國公忠的大臣，便帶人前往叩宮見王，中門進不去，便由間道闖入，遇着鴉利手下逆黨，正在防守，便打將起來。全洞臣民益知出了大變，喊殺連天，一擁而上。逆黨也都成羣出戰。兩下剛一動手，小王派出傳信的衛士已到。同時鴉利也被雲鳳嚇住，知道事不可爲，乘忙亂中，帶了手下數十名死黨半溜半殺，出了王洞，徑往山陰深谷之中逃去。等小王到達，雲鳳已率沙、咪二人將亂事平定。接着外洞口防守的人來報，鴉利逃走。小王向衆宣示，查點雙方死傷，幸而亂事旋起旋平，死亡還不多。小王定日告廟自責。然後請駝女轉代請示仙人，如何處治。雲鳳懶得管這等形同兒戲的事，推說自己不明小人國法，不便爲謀。駝女連請不允，便對小王說：「叛衆上千，脅從受愚者必多。莫如先行綁禁，再派出公正大臣，審問議罪。暫時先顧待承仙人，以備後日除妖之害爲重。祇是鴉利不除，不但留下隱患，也無以對先王和臣民，務要此時派遣勁旅，前往搜捕正法爲是。」小王說他窮途逃亡，決不敢再回山陰。逃走已久，此時派人追搜，恐難尋到。不如容他多活些日，等除妖以後，打探躲在甚麼地方，派人前往，一舉成擒，較爲穩妥。駝女連說兩三次，終是不忍，祇管設辭推託。小王一時婦人之仁，以致後來鬧出絕大亂子，如非沙、咪二人相隨雲鳳學成劍術，回洞省王，二次爲他平亂，幾乎全洞臣民俱遭毒手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變亂悉平以後，全洞臣民更把雲鳳奉若天神。小王還有好幾處外藩，俱是有功多能之臣，

奉命在外闢地耕植山糧野蔌，不久也都得信趕來勤王。洞中添了兩三千臣民，熙來攘往，慶王無恙。小王又趁內外臣民咸集之際，告廟自責，與民更始，越顯熱鬧非常。不過小王對於叛王之弟鴉利，雖按國法論了大罪，仍沒派兵搜拿的話。駝女一說，王便流淚痛哭。駝女和衆大臣不願過於傷他心。好在鴉利祇帶了數十個死黨逃走，連山陰殘餘之衆不足百人。經此一來，人民對他格外唾棄，決不致再同流合污。天奪其魄，早晚自斃，料他造不出多大的反，祇得暫時擱起不提。祇請小王將受擒的叛黨分別首從治罪，擇尤處刑，以彰國紀，而做將來。

小王又說：「都是臣民，決不叛我，不過受了王弟挾制，脅從爲亂罷了。祇要肯洗心革面，何必再咎既往？」駝女力爭未得，結果由小王召集叛衆，宣諭王室德意，令其改過自新，並將他們分別發往各藩屬，相隨耕植效力，日後論功贖罪。那些藩屬大半都是駝女門下，忠心耿耿，同仇敵愾之心甚盛。先見小王不肯治那叛逆之罪，都覺不服，聞命以後，好生心喜。叛逆知道不會有好待承，自然是垂頭喪氣，不發一言。雲鳳見小王卻也英武，祇是一面故示仁慈，沽恩示德；一面又不放心把豺狼之衆留在肘腋，卻把他們分給外藩效力。告廟自責雖是祖宗以來成例，畢竟自己無過，何必多此一舉？崇善殫怒，國有明刑，身爲一族之長，祇賞功而不罰罪，不特民無畏心，大逆尚可倖免，何況小非。異日必致功過不能並立，人皆不計叢愆積惡，滴石鋸木，蔚爲大患。法乃舉族之法，尊卑同凜，豈當位者所得而私，如何可以這等做法？想不到山陬僬僥之民，也有這許多做作，越想越忍不住要發笑。

等諸事就緒，小王重又大設盛宴，款待仙人。沙、咪二人救駕有功，又將隨仙人同往，愈發簡在王心，早隨衆論功，封了爵位。沙沙的兄長利利，本來可獨邀恩免，不致隨藩歸耕，受那活罪，怎奈已隨王弟逃去，不便追尋，也就罷了。宴後，仍由駝女、沙、咪三人隨侍仙人。當日無話。

到了第二日深夜，第三日天未明以前，小王遵仙人之囑，仍將各種貢獻妖人的果品之物分別備好，送往歷來妖人接受貢品的高崖平石之上擺好，一些不露聲色。雲鳳持着仙劍、飛針，算準妖人將來以前，潛伏在側，相候對敵除害，以備萬一不濟，作爲自己路過，並非小王請來，免得畫虎不成，反爲小人族釀出大害。一切停當，行前，雲鳳又虔誠向天默祝，請曾祖姑垂佑相助，救此無辜細人。這兩日沙、咪二人已請駝女將歧舌用剪修圓，敷了洞中特產止血住痛靈藥，漸能通詞達意。爲示心誠，自請願扮作祭品，雖死無憾。雲鳳原不捨他兩個去供犧牲，後一想，如非妖人之敵，不特祭壇上一些小人的命保不住，連自己也未必能以倖免，又加二人堅持要去，祇得允了。一行到達峰前，將沙、

咪等做貢祭的活小人與洗剝乾淨的牲口和山果如式排好。小王焚香告祭已畢，便和駝女率衆臣民，含淚退往峰側隱祕之處，潛觀候信。

這時銀河耿耿，殘月在天，四無人聲，甚是幽靜。雲鳳本人藏在祭壇側一株大樹後面，裝作倚幹假寐。早連說帶比，教了沙、咪二人，妖人來時，如何應付，誘他入伏，去時比往常提早了些。雲鳳等了一會兒，還沒響動。仰望青空雲淨，流光下照，山原林木，如被銀裝，四圍風景清麗如繪。妖人來路雪山一面，月光中看去，仍如煙籠霧繞，上接雲衢，看不見頂。祇近雲高處，積雪皚皚，與月爭輝，是否上面可通白陽崖，尚無把握，不禁又焦急起來，哪還有心腸再流賞風華。正在愁煩，忽聽遠遠一陣尖銳的風聲，從雪山上吹來。咪咪忙跑過來用手比畫，意思似說妖人將至，請雲鳳早爲戒備。雲鳳雖作色命他速回原處，免被妖人看破行藏，初臨大敵，心中也未免怦怦跳動。

似這樣過有半個時辰，雪山捲起一團濃霧，風沙滾滾旋轉不休，往上一起，又落下去。起落三次之後，倏地似拋球一般昇起，在空中一個大旋轉，便往祭壇這一面飆輪急轉飛來。霧影中隱隱有青黃二色光華掣動，不時發出尖銳淒厲之聲。片刻工夫，已離峰頭不遠，眼看到達。忽然叭的一聲，煙霧一齊爆散，從中現出一個妖人，直往祭壇前面飛落。雲鳳見那妖人是個道裝打扮，身材佝僂，大頭細頸，尖眼碧瞳，濃眉凹臉，缺口掀脣。頂上戴着一個金箍，亂髮如繩，披拂齊肩，中間還雜着一串串的紙錢和黃麻條。一手拖着兩個丈許長的大麻布袋；一手拿着一件似槊非槊、長約五尺的奇怪兵器。除尺許長的柄外，槊頭上插着許多三尖五刃的小叉。適纔所見青黃光華，便從槊頭上發出。真個生相兇惡，醜怪無比。一落地，便將頭一個口袋的底一抖，那布袋立時和打了氣一般膨脹開來，斜擱在祭壇側面。然後坐定，抓起果子便喫，壇上羣小見他到來，紛紛伏倒跪拜。妖人將手一指口袋，羣小便爭先恐後地把壇上許多貢品捧的捧，擡的擡，一齊放入口袋裏面，意若獻媚。獨沙、咪二人在旁不動，裝作害怕神氣。妖人因小人性靈，歷來受享時，都有幾個希意承旨，故意捨生取媚，爲國求福，搶着代裝東西的，並且這兩年都留下過幾個，見羣小動手時，雖比以前踊躍得多，先也沒有在意。正喫得高興，忽見內中兩個比較精壯的小人，竟自袖手一旁，神氣畏葸，幾次欲前又卻，頗似有甚話要說之態，厲聲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孽畜，難道此時害怕，就有用麼？做這膿包樣兒，有甚麼用處？」

雲鳳聽妖人說話口音，頗似閩南一帶，聲如梟鳥，甚是刺耳。知沙、咪二人快要引他入伏，算計妖人既能騰虛飛行，必然精幹邪術，憑真打恐非敵手。自己雖然幾次祝告五姑垂佑，至今尚無迹兆。身在險地，一個不敵，不特自身難保，還要累及上萬衆生，不能

不慎重一些，先發制人。仙劍光華燦爛，難於暗用，祇有飛針最妥。剛在沉思，等和妖人一對面，先放飛針，再拔出寶劍防身時，那沙、咪二人已裝作戰兢兢的，對着妖人朝旁側不遠的一株盤松之後連比帶指。雲鳳藏身地方絕佳，一塊危石上，一株合抱古松盤旋如龍，下垂貼地，全身俱被松、石遮住，除了有人抄向石後，便在空中下望也看不到。妖人見兩小直打手勢，心中起了疑心，不由立起身來，往那石後走去。兩小光指着前路，又裝作膽怯後退之狀。妖人不耐，將身一縱，便飛落松、石後面。剛一落地，還未看清人影，雲鳳早悄沒聲地一揚手，把飛針打將出去，立時便是一溜火光，朝妖人迎面打到，妖人也是自信過深，以爲區區小人，還會有甚伎倆，萬沒料到有人潛伏，一時粗心大意。落處相隔雲鳳不過數尺遠近，遽出不意，猛見一梭形的火光飛來，連忙騰身躲避，已是無及，一下正打中在左半邊臉上。雲鳳更是矯捷無比，飛針剛一發出去，緊接着腳底下一點勁，一個龍項探珠之勢，飛身直上，就勢一劍，朝妖人頸間刺去。妖人剛被火光打中，奇痛驚忙中，知道遇見正派中的能手，稍不見機，決難活命，縱有一身邪法，也顧不得行使。身受重傷，逃命心切，慌不迭地一縱遁光，望空便起。同時雲鳳的劍已經刺到，見妖人要逃，立時一變招，化成一個銀龍舞爪之式，反手一劍，將妖人一隻左手齊腕斷落。祇聽「呀」的一聲慘嘯，一道青黃光華挾着一團煙霧，如飛破空逃去。

雲鳳機警，知道不能騰空追趕，恐爲人小招怨貽禍，便指着天空大喝道：「我乃白髮龍女崔五姑門下弟子淩雲鳳，雲遊過此，見你荼毒生靈，稍示薄儆，未肯窮追。再不悛改，使用飛劍取你首級了。」說完，算計妖人必然聽見。過去祭壇一看，壇上兩個麻布口袋還遺在那裏。羣小正伏地跪拜，歡呼不止。雲鳳命將內中祭品倒出，放起飛針，用火去燒，奇腥之味，中人欲嘔，一會兒成了灰燼。雲鳳不耐久停，妖人負傷逃去，雖未就戮，可是自己也無法尋蹤。見天色已明，正打上路主意，回顧兩側，沙、咪二人不在，正要尋覓。忽聽崖下羣小歡呼，聲如潮涌。低頭一看，沙、咪二人已去送了喜訊，小王、駝女率了衆臣民，正歡呼蜂擁而來，不一會兒，便到崖上。雲鳳告別欲行。小王因妖人未死，恐雲鳳走後尋來報仇，全族生靈無有噍類，率衆跪哭，再三堅留，仍請除了害再去。雲鳳心急回山，自然不肯，再三設辭譬說，已經警告妖人，況且妖人祇知自己路過仗義，決不敢再來，也不會遷怒泄忿。小王等終是不聽，一同跪伏在雲鳳身前，痛哭不止。雲鳳心慈，也覺不忍，想了想，祇得答應再留一日，如明晨妖人不來，便自己帶了沙、咪二人，命一個以前去過的小人領路，前往雪山之上尋找。找到時，當代小王斬草除根；如找不到則妖人必然負傷身死。自己也就此尋路上山，迴轉仙府，不再回來。小王、駝女知難堅留，祇得允了。

當下又轉回小王洞內，歡聚了一日。半夜，又照前去往崖側潛伏，候至日中，沒有動靜。

雲鳳二次告別。小王知雲鳳愛喫金果，早命人採了十枚。又由駝女指點，代雲鳳備好乾糧果品，外有四粒夜明珠，一齊獻上。雲鳳早就推辭過，不收謝禮。見是一些喫食及合用的東西，略微謙謝，也就收了。沙、咪二人，小王論功酬勞，也各賜了一些國寶，以代封賞。當下雲鳳便帶了沙、咪二人和一名小嚮導叫做尼尼的，一同別了小王、駝女等人，乘白天往雪山進發。仗着三小人都是久慣出行，身輕體健，捷逾猿猱，一路奔馳，走到未申之交，便到了雪山腳底。這一路的地形，是越往前越高。雲鳳見高山前橫，先以爲便到了雪山腳下。及至身臨切近，擡頭一看，雲霧瀰漫中，僅依稀看得見山頂。不禁大爲失望，停了步坐在山下，呆呆地望着天空，半晌做聲不得。咪咪見雲鳳面有憂色，當是行路飢疲，便和沙沙將帶的乾糧果品取出獻上，雲鳳無心食用，隨便分了一些與三個小人。想起那日一朝失足，便隔仙凡，好容易盼着一點途徑，誰知走到近前，依然和別的山頭一般。仰望蒼穹萬丈，無可躋攀，越想越難受，一陣傷心，幾乎落下淚來，感傷了一陣。沙、咪等三小已將分給的糧果喫完，來請上路。雲鳳暗忖：「自己平時目力頗能及遠，墜落時雖在風雨之際，因恐受傷，曾提起真氣，穩住身子下落，並非隨風飄蕩，決不致被風吹刮出老遠去。事後細細查看四外山形，祇雪山這一面，不特方向風頭都對，而且雪封霧鎖，高矗雲際，定是仙山根腳無疑。如今變成幻想，目力所及，已無再高之山可以指望。如非福薄命淺，以致曠世仙緣得而復失；便是叔曾祖母賜了仙劍、飛針，知道自己把白陽真人洞壁遺圖練得有些門徑，特意故弄玄虛，使自己下山積修外功，磨煉一番，等日後機緣到時，二次再來渡化也說不定。昨早妖人逃去，尚未伏誅，何不趁此時機，尋上門去，爲上萬生靈除害，豈不也是一件功德？」想到這裏，把先前許多愁煩，減去了好些，立時喊住三小，問妖人怎生起源，巢穴何在。

小人本來心靈，沙、咪二人自經駝女把歧舌剪圓，敷了洞中靈藥之後，連日夜地相從勤學，已能通詞學語。聞聲略詢尼尼幾句，便朝雲鳳連比帶說道：「尼尼說妖人實在巢穴，無人知曉。不過羣小未受他害時，曾有數十小人奉了王命，前往雪山高處採雪蓮冰菊，來給全洞的人配那解毒聖藥，歸途在一處冰崖下面，看見他在一個凍冰築成、裏外透明的大茅篷裏面，閉目打坐。面前有好幾攤鮮血，大小參差，插着許多旗幡，均有五色煙霧圍繞。彼時衆小人除駝女外，尚是第一次看到這般大人，見他生相醜惡，周身常有電光閃動，疑是山神，沒敢驚動，祇悄悄朝他叩拜，徑自跑回。跟小王和駝女一說，駝女說那大人定非善類，就是神，也是凶神惡煞。好在雪蓮冰菊，業已採回不少，足敷數年之用。再三告誡大家，不要前去招惹。萬一無心相遇，急速覓地藏起，休要被他看見，鬧出大禍。過沒一個月，也是該萬死的鴉利，因聽去的人說那大人身旁異寶甚多，又問出大人坐在那裏如死去一般，冰房當門一面全沒遮攔，一時動了貪心。借着採糧行獵爲名，帶了百十人出洞，行離雪山還有一多半路，假說恐驚大人，不能再進，把隨去的人

支開埋伏。他裝作去引那山羊野兔出來，以便合圍，暗中卻帶了四名心腹，前往雪山盜寶。他爲人雖是兇暴，心卻奸狡已極，尋到那裏，並不敢以身試險。祇教兩名心腹先進去；餘下兩名伏在後面，準備放那毒箭，帶接東西；自己藏在一個極隱祕的雪窟窿裏，觀看動靜。遙望兩名心腹走到冰房前面，大人毫未覺察，寶物近在咫尺，還不手到拿來。誰知那兩名心腹纔一踏進冰房門口，那大人倏地兩隻三角眼和電光一樣，放出綠森森的亮光，睜開來閃了兩閃，也沒見他起身來捉，祇把大手一指，幡上一溜黃煙放起，兩名心腹便已跌倒。後面兩名心腹，一個便是沙沙的兄長利利，比較狡猾，見勢不佳，首先撥轉頭，不顧命地連滾帶爬，往回路逃走；另一個還不知死活，跑上前對準大人，張弓便射，一氣放了好幾箭，眼看射到大人身上，都化成灰煙而散。這纔覺出不妙，再想逃躲，哪得能夠。跑還沒到崖口，被那大人站起身來，慢騰騰走出冰房，祇把手一招，便已飛了回去。抓在他手上，細看了看，怪笑了幾聲，一口咬向那心腹的頸上，把血吸盡，一陣聲哭喊，不能走動。那大人又閉目打坐，鴉利纔偷偷逃了回來。這事除鴉利外，前幾年並無人知。雖死了三個，好在小人走單時，常有爲鳥獸傷害的事，鴉利推說路上爲大鳥抓去，利利又是他的死黨，更不會人前提起。誰知這一來，闖了大禍，不久妖人便尋上門來。還算好，他並不以人爲食。又因有幾樣貢品是藥草，他不易尋覓。來的那日，恰好小王正率臣民在崖頂空地上煮藥，被他看見。經駝女再三傳話苦求，纔答應每年祇來兩次，一次人多，一次人少，共獻他精壯年輕的小人二十一名，再加各種應時山果，和那深藏山腹之中的惜惜草等靈藥，纔保得一年平安，不來隨便傷害。後來王弟鴉利被放山陰，利利故犯法條，隨後跟去，行時對沙沙說出實話，纔知這禍是他們闖的。計算起來，人已死得多了。末一次採雪蓮冰菊時，尼尼曾經在場，親眼見過妖人，雖然事隔多年，那所冰屋還能記得。不過這座雪山，大人叫它着茫山，異常廣大高深。現時已到山腳，莫說上到高處，便是離那妖人住的冰屋，還有二百多里的上下山路呢。鴉利腿快力大，那年從冰屋逃回，一口氣走了一日夜，纔到原打獵的所在。因爲喫了這場虧，所以他造反時，明明見大仙閉着眼睛坐在殿裏，卻不敢亂動。我們此時要去，還得翻山過去，纔能望到冰屋的峰上。就照這般走法，至快也要跑三個時辰，到了那裏，已是半夜了。」

雲鳳聽出言中大意，自己僅仗一劍一針，妖人必會邪法。昨日得勝，乃是出其不意，事有僥倖。深夜趕到，正可乘其入睡時，暗中下手，豈不比白日對敵還要強些？想到這裏，便催三小起身，先行往山上走去。半山以上，便有積雪，越往高，雪益厚。快到山頂的十來里路，冰雪受了白天陽光融化，入晚凍結，冰雪融成一片，冰壁參天，雲凍風寒。加上道路崎嶇轉折，甚是曲迴，剛剛猱昇百丈，倏又一落平川，真個難走已極。山高祇三十多里，竟走出兩三倍的途程，纔行到頂。雲鳳見上面很爲平廣。時間業已子夜，三

小雖然歡呼，俱都顯出疲乏之狀。離妖人所住的冰屋，還有一多半的路，不得不歇息一下。便命咪咪和尼尼說，擇一避風所在，喫點乾糧果子，歇一歇腳後再走。咪咪欣然稟道：「今日因有大仙一路，膽壯高興，要快得多，這就快到了，大仙如是不用飲食，我們到了再喫吧。」雲鳳驚問：「路纔半途，怎說快到？」沙沙接口答道：「路雖祇走了一半，因是上山艱難，下山容易。尼尼記得地頭，不消多時，便可到達了。」雲鳳不便再問，便隨三小，迎着寒風，順山頂往側走去。

三小本來矯捷，這一上到山頂堅冰之上，走起路來，更是迅速非常。他們並不在冰上跑，各從所揹行囊內取出一副形如半船、長約尺許、精鐵製成的套子，將雙足踏在裏面，兩足往冰上用力一蹬，便飛也似往前滑去，迅疾如箭矢，拿雲鳳的腳力，也不過剛剛跟上。一會兒到了一個所在，雪光中望去，別處山徑都是冰壁雪嶺，巉崖峭壁，獨這一面是個斜坡。雖然相隔地面太深，半山以下沒有冰雪映照，又有暗雲低浮，望不到底，看那形勢，卻是一溜坡下去的。沙沙說他三人準備踏着那套子，往山下溜去，頃刻便到。雲鳳說是太險，萬一近底處遇有危石阻攔，定然沒命。三小以爲雲鳳因了他們，不肯騰雲。力說平日均已熟練，在亡國以前便學會這等下山之法，不過前人用來荒嬉，如今卻濟了實用等語。

雲鳳見三小甚是自負，祇得罷了。暗忖：「自己枉被稱爲神仙，如若落在三小後面，豈非笑話？」這等下山之法，又未習過，不敢輕易嘗試；加了愛憐三小，更恐他們先到，遭了妖人毒手。方在爲難，猛想起自己從雲空墜落，尚還無害，適纔見有一面是個垂直往下的峭壁，何不由此提着真氣，縱了下去？於是說：「你們既堅持要下，可放小心些。我自由上面緩落吧。」三小領命，各自覓路，先行滑下，嗖嗖兩三聲響過，每個小影子真如彈丸走坂，流星飛渡，晃眼工夫，沒入薄霧之中。雲鳳也跟着跑向來路，尋到那一處峭壁，料可直下無阻。施展白陽洞壁上悟出的內家真功，站在崖口，雙足先用力一蹬，平飛縱出去二十多丈遠近。然後將氣平勻，兩手平分，往下飛落。這次不比上次雲中失足，先就有了準備，絲毫也不驚慌，預計從空下落，也須片刻工夫，便在空中縱目瀏覽。纔一起步，便見側面有一座山，比這一面要大得多。當時也未想到別的，祇聽耳旁寒風呼呼，冷氣侵人。下到一半，冰雪已稀，眼前眼側的林木花草，奇峰怪石，似卷軸一般，電轉雲生，往上飛去。知道離地不遠，忙把真氣一提。低頭看那落腳之處，乃是一條谷徑。崖上這一縱，恰好不遠不近，正落在谷徑當中。兩崖路旁，合抱參天的古樹，和那徑尺粗細的老藤，不知多少。有了上次遇見怪蛇的前車之鑒，自知無妨，便不打算再三攀附。眼看離地祇有七八尺，一口真氣一緩下墜之勢，倏地在空中一個大翻轉過去，化成一個風捲落花之勢，徑朝平地上側面而下。等到足尖着地，身子站穩，竟和低處縱落

一樣，連頭眼都不覺昏暈，不禁大喜。心想：「這仙家內功，怎這般玄妙？要是上昇也如此容易，豈不是好？」細一端詳上下方向，小人滑落之處還在前側面。聽沙沙說，他們滑落到了無雪之處，還得另換方法，尚有一些耽擱。雖然決無她下縱得快，到底他們人小力微，不甚放心，無暇瀏覽谷中景緻，徑自出谷，順右側山麓，往三小滑落的一面尋去。